

东部浪漫

梅子涵



子涵夜话

送我们到农场的是杨老师。他是体育老师,是我的田径教练。初一开学的九月三日,举行六十米测验,我被他选中,进了校田径队,从此我在教室也在跑道上度过了生机勃勃的三年。参加区运会、市运会,杨老师都是我们初中田径队的领队,我是队长,我总是跟在他后面入场。而现在,我和我的十几个同学又是跟着他去农场,出发前他告诉我去的,我们这个农场的砖瓦厂是整个远东地区最大的!我们将疑地地看着他,听着他的大嗓门,他天天喊立正和稍息,所以说话永远不会轻声细语。他的神情里也永远有些滑稽相,真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有一些不像是真的,不是真的事情,却有些像真的。

我们跟着他在人民广场上,跟着他在西渡乘渡轮,跟着他重新上车,到了农场,又跟着他拼命往东走。是我们走得热烈、奔

提起西班牙艺术,绕不过弗拉明戈舞蹈。和尼克闲聊起时他却建议我们不必等到去塞维利亚再看,马德里就有西班牙最好的舞蹈团。

钻出地铁站一踏上地面,似乎到了北京的天桥。陈旧、狭窄的街道高低不平,青石板的路面早已磨得幽幽发光,沿街的门面拥挤简陋且略带一些乡土气。推开吱呀的老门,里面倒是立刻辉煌起来,炽热的灯光照得杯盘明晃晃的,高高的天花板和长长厅堂依然稀稀不了满座的人声鼎沸。厅堂尽头是一间用厚丝绒布遮挡入口的小剧场。进得去,里面灯光幽暗,仅照亮小小的舞台。摸黑选了最后一排的位子,女儿要了点心和饮料,刚刚摆停当,灯光熄灭。稍许,舞台泛起幽暗的红光,隐约有人影移动。剧场静寂无声。忽而歌声扬起,舞台随即亮了起来。原来台前站立两位胖大嫂,硕壮的身躯保障了嘹亮嗓音的底气,阿拉伯味拐弯抹角的旋律直击到后排我们的耳朵里依然是震心。满堂的音量压迫着你,推搡着你,将你埋在跳跃、缠绕、略带悲伤的音符中。

一曲歌毕,两位胖大嫂退后与伴奏为伍,与此同时一位身着淡橘红裙、裹披肩的妇人亮相上场门。她昂头挺胸扬手,上身和长裙垂直而纹丝不动,脚下的蹀躞舞步却快速随音乐“嗒嗒”作响,轻松平稳,快慢自如。妇人圆滚的身軀丝毫不影响舞姿的优美,高扬的双臂摇曳如行云流水,婉转手指滑圆且具撩拨性。俄顷,音乐节拍逐步加快,舞者的手臂也上下翻飞如电闪霹雳,曲愈快,舞愈急,轰然高潮迭起,待到舞曲推至极顶顿挫几回,声乐、舞者骤止。场内一时坠入真空,懵然几秒,继而观众醒起,欢呼雷动,震耳欲聋。甫几木鼓敲响,舞者放下手臂移步圆场,舒缓情绪,显而易见那是在为后面的爆发积蓄力量。弗拉明戈舞就是这样周而复始,引导人们从一个兴奋点转到另一个兴奋点。舞台上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直至结束。

步出剧场走在街上,夜幕已降,路灯下雨丝间断闪着光。“弗拉明戈舞好像不算是高雅艺术?”女儿突然打破了沉默。我愣了一下,好不容易看到了驰名世界的舞蹈,说它不高雅,别说我们无理呢。但我不得不承认,其实我们心里并未尝没有这个感觉。

“高雅”二字提醒了我,弗拉明戈舞很少出现在皇家筵席或隆重场合,她的领地在市井,宠爱她的是广大民众,她自由奔放,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,表达的内容也是平民的喜悦哀乐。忽然我在中国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对应的品种,那就是曲艺。他们都来自民间,演唱简约,易于流动。但是,请不要以为简陋的舞台,即兴的表演就是低俗,民间艺术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雄厚的社会基础,那里有许多繁枝茂叶下隐藏着的旷世珍菇,一旦被发现其光彩夺目之辉力压众高雅。小瞧了她,没准儿历史淘汰的不是她而是你。

放的脚步声吗?芦苇荡里的野鸡野鸭们扑扑腾腾、呼啦啦地飞起来,蹿入天空。我拨开密拢的芦苇朝里面张望,地上有好多一堆堆的野鸡野鸭蛋哦!我看看走在左面的杨老师,想起初二时在沪西体育场参加市中学生运动会,我们学校的队伍入场时,杨老师回头指着看台对我说:“你看,望风披靡了!”

那时的我还不确切知道“望风披靡”的意思,我看看看台,看台上坐着各个学校的队伍,代表十个区十个县,我们学校在上海的东部,因为有华侨生,所以田径水平和别的运动水平都高。杨老师的意思是,我们学校的队伍进场,别的学校看见了,他们手里的旗帜开始摇晃了和倒下了……我一看,觉得是

在摇晃,其实,那应当是被风吹的吧,但那时,我相信他们确是望风披靡了。现在,野鸡野鸭们也望风披靡,精彩前进的是我们!我们自然看见了远东最大的砖瓦厂是什么样。一个烧砖的轮窑,有一些高高的烟囱,别的就没有了,宿舍、食堂都是借在一个区的五七干校里。杨老师大嗓门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要一颗红心好好成长,我回去了!”

杨老师没有喝水,九月十七日的初秋热气中,好像只有我们学校派了老师送我们,送我们的是我的短跑教练,而从此我将度过漫长的长跑路途。我们没有人觉得杨老师骗了我们,都不舍得地朝他挥手,总有一些滑稽相的杨老师,把自己的学生送到这里,他回去的长长路途

中会想些什么呢?后来,我再也也没有见过杨老师,我的田径道路是他给的,也在他送我们到这“远东”来的芦苇荡边的精彩前进的路上没有丝毫遗憾地结束,很年轻的生命,很年轻时的我,不会望风披靡,心里每天都摇着旗帜,呼呼啦啦地昂扬,一九六八年的九月十七日,我从来都不会诅咒它,杨老师说得很好:“好好成长!”

砖瓦厂在农场的最东面,它是我们农场的远东。如果以太阳升起的位置,我们是在农场的前面;如果以场部的位置,那么我们是在末位。最重要的是,我们有一个高高的烟囱,它一年四季冒着烟,源源不断地,红砖红瓦从烟囱下的那条清清河被运送到农场的四处,于是四处便红砖红瓦地建起了新的房屋,年轻的来自上海的学生们,天真的被那个时代的命运安排着的上海孩子们,有了一张被红砖红瓦围起的温暖的床铺,白天艰苦劳动,夜晚呼吸安详。我们这些砖瓦厂的上海小孩、青年,那时的我们啊,都来不及想象我们对这个农场的巨大意义,我们也根本看不见那高高的烟囱里飘出的全是我们的热情、我们的呼吸、我们每天的日子,那真是我们最奔放、最天真、最浪漫、最燃烧的生命岁月,我们就

是在那样的燃烧中,把自己烧成了砖和瓦,让后来的自己有了坚韧和鲜艳,有了很情愿很挥洒的为国家的心胸和情怀,我们这一代人,没有很多的自私,因为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自私几乎都从那时代的烟卤里飘散而去了,我们都远远不纯粹,但我们毕竟不猥琐,谢谢那个我们并不情愿的时代和我们年轻生命的被流放,但是我们怀念它,感激它,我也是在那个时代的被燃烧中成为了一个作家,我常常在自己的文字间写出自己很释然的情感,每一块砖和瓦的烧制,除了需要泥土还需要煤屑,它们被混在一起,成为一体,才有了后来的鲜艳和结实,无论我们在农场是三年还是十年,是艰辛还是委屈,它们都既是泥土也是煤屑,我们难道能诅咒哪一个成分吗?

那么多年竟然如此快速地飞逝,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孩、天真的学生都已经纷纷成为老年,被人喊着爷爷和奶奶。而那时,带着爷爷的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老职工,他们都已经纷纷离开了这个世界,我真是非常想念他们!他们不激情四射,不喊振奋的口号,他们根本不描绘共产主义,他们就是微微笑着埋头干啊干啊,他们几乎就是直接把自己当成了柴木扔进火里燃烧,把自己烧得漆黑。后来,我们都纷纷走了,回到都市上海,进了工厂,进了大学,去了美国、欧洲,住进漂亮房子,而他们还在那儿,在那海边。老阿贵、老阿吴、矮伯根……感激那些年里你们的带领,你们的无声笑容,你们对我们这些小孩、小青年的宽宏的谅解,想念着你们,是我们现在记忆中的段落,是我未来更多文字里的情节!

那个远东的高高的烟囱早已不在,很多很多的那时的活生生都已无影无踪,在的是我们的记忆,是我们想起时的感动、感叹,我们有年轻时的鲜艳,现在老了,仍旧还浪漫!



夜光杯

轿》《空城计》《红楼梦》都是百看不厌。

上小学之后,父母双职工、两个哥哥在外当兵,照顾幼小弟弟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。有

背着弟弟去买小人书

李鸿运

一次,我借着带弟弟外出玩的机会,去家里附近的书亭看小人书。精美的画面、鲜艳的色彩竟然让弟弟也着了迷。自那之后,弟弟经常缠着我带他去看小人书,我只好背着他去书亭,风雨无阻。每到周末,我还要带他去文庙。一进文庙,总能看到不少售卖玩具大刀、玩具红缨枪的地摊,小男孩儿们往往两眼放光、跃跃欲试。不过,弟弟倒是不感兴趣,他想要的还是小人书。搬来一张椅子,坐在那专心致志地读,看到精彩的部分就哈哈大笑,看到惊险的部分就眉头一皱。那模样,和我小时候真有几

在这个大都会里,留不下古迹,地价太贵,一切都该被翻新更迭。庭荫的院落,院落里的大树,逐一为高楼取代。实际一点,务实永远是最大的赢家。

留不住可凭吊的岁月,每天在城市里来去,愈来愈发现生命的断层。情境没有贯注,回溯没有过往,看不到岁月流动的痕迹与传承的步履,半壁驱离,所有的存在都是浮生的浅根。城市的年龄浅得很,现实里缤纷喧哗的核心,浮躁的文化只有伸出的根手指头长。

每天早晚在这样尘嚣里穿过相邻的社区上下班,一排一排密集的公寓,到处都是房子,翻不出什么新花样。

于是,每天换一条路走。巷弄连接着巷弄,我在其中偷窥各家院落里的草木遣兴,意外发现了一株银杏。

那银杏已高及二楼,拳头一般粗细。长在都市人家的院落很不容易,几乎贴着墙壁,非常局促。但银杏是气宇非凡的树,拥挤的空间依旧不掩帝王之色。那样特殊的叶形在阳光里粉粉的映绿,小扇面古雅典丽,出落得非凡,想不到它也难。

我从初冬看到它转黄,片片叶落。今年开春时节一直念念不忘,算着它新叶爆青的日子。三月、四月小扇叶一点一点透青,在风雨里涓涓洗净长大,树身细长,高则高矣,唯叶片稀疏,就是瘦质不够丰茂。我想起在日本,萧瑟里它整排金黄,粗大的树干,像巨椿一样稳稳地安踞在地上,金黄富丽,帝王一般屹立。从石炭纪到二叠纪间它就在地球上生长了,自二亿多年前穿行到现在,是地球上现存的古老植物,被称为活化石了。

二亿多年前的孑遗植物,那个年代

这个村叫乌素图,蒙语“有水的地方”,大青山脚下,离呼市城区十三四公里。我们来这里,看望阔别已久的老卜夫妇。老卜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中旗一中教书时的同事,他教化学,我教语文。他是蒙古族,冬天穿一双骑兵大马靴,咚咚咚,学生都怕他。那些捣乱的学生,他大拳头在讲桌上一擂,就都老实了,他课堂的秩序总是比我好。我们同住一排筒子房,我在胡同,他和太太杨桂田每天都要从我家门口经过。杨桂田和我妻子都是1968年一车皮从北京拉来的知青,两家走得十分热乎。那时在旗镇安家连个切菜板都买不到,杨桂田在镇上木业社上班,就“走后门”给我们弄了一块。

1978年我到北京上了大学,随后妻子也办回北京,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老卜两口子。直到2006年夏,我和妻子去呼市看望她的堂兄堂姐,她二哥忽然问我,你认识卜生吗?我说认识,那是我们当年的同事呀,他在哪儿呢?原来二哥和老卜是高中时的老同学,世界真是不大,就把老卜也给请来了。这从天而降的老卜,早没了当年的英气,戴个前进帽,一身灰布衣裳。他提来一篮杏,还不怎么成熟,有些酸涩。他住这里,我才知道他退了休没事干,

分相似。不同的是,弟弟不仅喜欢看,还要买。实在拗不过他,我只能给他买。《红灯记》《三国演义》……成套的小人书搬回了家,母亲给我的零花钱绝大部分都进了书商的口袋。直到现在,我家还藏着不少弟弟小时候的小人书。虽说当下小人书已经变成了收藏品,可我从不舍得卖一本,因为这些书代表着我与弟弟美好的童年。

童年的趣事就像海边的贝壳,背着弟弟买书的日子是其中最闪亮的一枚。“嘿吱嘿吱抬轿子,一抬抬到城隍庙,吧啦啦,跌一跤,抬着一只大元宝。”念着童谣,背着弟弟向文庙走去的身影,分明映在老城厢的城墙上,依旧鲜活。

十日谈

上海老城厢忆事

责编:徐婉青

贴壁而立的银杏

(台湾)凌拂文/图

是人心、物种?种它的人要如何想呢?它身上传承的因子有二亿多年前混沌洪荒的风雨,沉敛凝止,又富丽壮阔,视觉上的美感充满诗情画意。早晚穿过社区,它是这方圆百尺里最有年岁的生命了,一眼看过去背景悠远,要追溯到远古的世纪。市井器声,吹拂的风里带来石炭纪的依稀,我每天走过便领受一次远古的洪荒。

一株银杏那样紧紧的贴着屋宇,疏松的枝桠展向二楼,最古老的树,长在我们这个杂乱社区,没有古迹的城市。我每天走过,看它一眼,被称为公孙树的银杏一语不发,紧紧地壁立抿嘴站在那里。生长在这样的环境,合理地争胜,也不免窘于促迫,无辞以对吧!



在家乡乌素图弄了个果园。一眨眼,又12年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忽然与老卜失联了,他给的电话号码成了空号。问二哥,才知道他家出了大事,他们唯一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遇难了。老来丧子,听到这事我替他掉下眼泪,老卜呀,你俩那苍老孱弱的身子骨,承受得住吗?今年夏天又来呼市,我让二哥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。

当我们车停在乌素图村口时,卜云生、杨桂田早早地就守候在那里了。紧紧握住对方的手,泪珠已在眼眶里打转,他们的眼睛也湿润了,但是始终没让泪水掉下来。什么话也不要说了,一切都在不言中。老卜又黑了一些,瘦是瘦,但那双大手非常有力。杨桂田一头白发,当年白皙

嫩红的脸颊,变成了古铜色,只是一双大眼睛还那么炯炯有神,闪着刚烈的光芒。那双手更不用说了,坚硬得就像树枝一样,骨节处凸成一个一个硬疙瘩。让我吃惊的还有,她一改年轻时的不苟言笑,打开话匣子就笑个不停。原来她竟出身名门,生父曾是北京前门地区商会的会长。不由得,又想起了“改造”——我们这个社会运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——眼前这个曾经“大家闺秀”,地地道道地得到了脱胎换骨的“改造”!看来,她接受厄运,同时也可相信人的遭际还是可以转换的,大约已经走出了先前的阴影。老两口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农家饭,老卜一边往我碗里夹羊肉、夹油糕,一边告诉我们,他俩把户口也迁到村里了,这地方远离尘世,心灵安宁,正好养老。

饭后,我们又进了果园。那压弯了枝头的苹果,那地上硕大的西瓜,怎么长得这么好?我忽然发现水管从坡下通上来,老卜带着我去看,坡下竟有十多米见方的一汪清水,那泉眼像婴儿的拳头,一挠一挠地往上涌着。哦,乌素图,牧人找到了你,就找到了生命,草原会因你变绿,枯枝也能发芽……

小小石库门出了一个北京大学学生,请看明日栏。